

烽火下的萍踪

郭蘭馨作

書叢社公大

蹤萍的下火烽

著 馨 蘭 郭

行發部版出社公大

烽火下的萍蹤

- 一 離開上海前後
- 二 從寧波到金華
- 三 在浙贛鐵路上
- 四 過南昌至九江
- 五 武漢的六日
- 六 粵漢路巡禮
- 七 廣州與香港

一 離開上海前後

在大時代的漩渦中，在漫天民族解放的烽火下，我在被壓迫的環境中，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向西南作萬里的長征，這不是平常的行旅，在民族怒吼中挾了悲憤的情緒，踏上奮鬥的血跡，向西南大好河山的巡禮。

上海，過去是全國文化經濟的重心，也是建築在罪惡上面的天堂，在八一三的東戰場的抗戰開始，因為有租界的關係，一半是前線，一半是畸形的後方，自十一月十二日整個上海市淪陷以後，一塊租借地成了數百萬中外人士流寓的孤島，在紊亂，恐怖，血與淚交織的生活中期待着最後勝利的降臨，夢想何時可以恢復過去的繁榮！

我在痛心的上海市淪陷的時光，還在故鄉浦東，那時杭州灣金山衛的敵人早經登陸，經崧隱向松江進迫，沿黃浦的敵人也上了岸，整個浦東陷在包圍中，在奉賢、南匯、川沙、南橋、周浦、北蔡、青村港、塘橋、洋涇各城鎮，無處沒有敵機殘酷的轟炸，想回上海已經斷了路，我雖不是抗戰的英雄，也想剽竊一下口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願與我故鄉浦東共存亡！

在十一月十三日敵人的搜索已經到了周浦鎮，離我住的地方新場鎮只有四華里，敵人對於青年壯丁的屠殺是時有見聞的事實，許多關心我的感，離開鎮上，至鄉村中去暫避一下，我在不作無謂犧牲的理由下，在了一條小舟，正是細雨濛濛的黑夜，向北高橋進發，為避免與敵踪相見，都是小港，聽說那邊還有一條通上海的路，想去試探一下，小舟中不時有槍聲在四周飄响着，打破了沉寂的夜之空間。

翌日到了高行鎮，路上並沒有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危險，但人心的惶恐確已到極度，有錢的人跑了，地方行政官吏也早隨了駐軍撤退，有的還將地方公款捲走，留着大多數沒有辦法的民衆，期待着不可知的命運，我在一家小飯館中進了餐，那時夕陽西斜，看見一隊隊的敵機在楊樹浦附近機場降落，我想起每架敵機在他殘暴的行動下，不知犧牲了多少我們同胞的生命與產業，增加了心頭的憤懣，但當前的事實，不單是憤懣可以解決的了。

就在十四日的晚上，我踏上泥濘滑跌的小路繞到了亞細亞油站碼頭，看見碼頭上擠滿了人，都是想到上海去的，男女老幼，情狀非常狼狽，有的在碼頭上已經有三日三夜的停留，簡直在餐風飲露，還擠不船，可見人數的衆多，對江的敵機在午



夜三點鐘就起飛，白天也到碼頭上空偵察，但並未投彈，想來是爲外商的油池，並非對於我避難民衆有所顧惜，事實最雄辯，非戰鬥員的殺戮是敵人的慣技，在世界戰爭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我立在碼頭上過了一個淒涼的夜，到明日清朝六點鐘，我用盡了方法，踏上了亞細亞輸送汽油的小輪，駛入黃浦江心，在敵艦縱橫的空隙中，穿向孤島進發，看見敵艦上有許多望遠鏡向我坐的汽船集中，但沒有什麼留難與阻礙，從玻璃窗中望兩岸，一片殘垣敗壁的戰痕，經過了外灘公園江面出雲旗艦警戒線後看見了已分別幾個月的江海關大鐘，正在七點十分鐘。

上岸後我跳上人力車回寓，馬路上擠滿了許多人，是許多不能回去的浦東小販同無家可歸的難民們，流離失所，惶恐可憐，這是受了誰的賜予？我們要認清我們敵人，對於野蠻侵略的暴行最後清算的時機已到，我們正需要堅苦忍耐的將人力物力貢獻國家，擁護抗戰到底，予野蠻侵略的強盜民族以迎頭痛擊獲取最後勝利以求中華民族獨立解放與自由的生存，我在車上不禁浮起這種感想，待車子到了寓中，同家人相見，如在夢寐中，瑾的眼淚也落了下來。

寄寓在孤島般的上海，使我的精神在痛苦中煎熬，租界的馬路上擠滿了難民，南市的火燄燒紅了半天，所聽見的是敵人的暴行在不斷的姦淫擄掠，還有最使人痛

心的是無恥漢奸們的助長敵人的兇殘來殘害自己同胞，在華租交界的鐵門外，有幾個忘記了他自己祖國的漢奸，高喊着：「我是漢奸，你們有本領來殺我！」同時有許多豪富之家，依舊在醉生夢死，醇酒婦人的麻醉着自己，種種矛盾，種種悲觀都會湧到一個有認識者的心頭。

孤島的上海，四面受了包圍，於是糧食蔬菜油鹽柴煤都斷絕來源成了問題，存貨的價格頓時飛漲起來，有了錢買不到東西，買一塊錢米要像小學生排隊上體操場般站在米店小小的窻洞前，不當心的話「威靈顯赫」的巡捕木棍會光顧到你頭上，你想反抗的話冰冷的自來水會向你直噴，啊上海過去的繁華成了消逝的春夢，當前的祇是一個地獄，留寓在孤島上的人也成了地獄中的受難者，我在忍不住悲憤痛心的環境之下，要跳出這個地獄，雖是有許多謠傳說黃浦江中要受檢查，但我要到光明的空氣中去呼吸，這種窒息的生活使我會發狂癲病而死，於是決定離開孤島的上海。

在十一月的三十日下午二時半，我終於挾了跟隨我已經流浪十年的行篋，同了七個烽火下患難的伙伴，跳上了乘客擁擠的德平輪，三點鐘就開船，我預備先到了寧波，再轉到他處去，天之涯海之角，自己也不能決定，我需要在自由空氣中去生存，不願在敵人張牙舞爪凶惡噬人的孤島上苟全性命的偷生，當我從船篋中望着那

東方巴黎的上海，有摩天的大廈，有光滑修潤的馬路，有三百五十萬的人口，是東方繁華淫豔的都市，是東方奢豪商品競爭的市場，現在被敵人的鐵蹄蹂躪下踏破了，已成了一個鬼魅魍魎橫行的孤島。別了，我浪流過十年的上海，我在你懷中開始認識了世界的一切，現在你已經被侵略無厭蠻橫凶狠的強盜威迫強姦了！我將離開了你到抗戰的怒濤中去做一點星星之火，燒去侵略者底一切，等中華民族抗戰勝利的時光，青天白日的國徽再飄揚到上海領空的當兒我再和你相見吧！我忘不了你，我也不會拋棄你的，再會吧，上海！在鐵血抗戰的洗禮中我們是終有再見的一天。我望着外灘的高樓，船在緩緩移動中不禁發楞的想着。

一路的向吳淞口外駛去，虹口一帶，並不像過去宣傳的損壞，虬江碼頭上有敵人的運輸艦在起運東西，恐怕都是軍火吧，想起費了數百萬趕建的虬江碼頭，自己落成了沒有用過，却給敵人的便利，不知將何以自解？過吳淞鎮時但見一片瓦礫場，沒有一間屋是完整的，沿浦江軍工路上有敵人來往的車輛及游息的散兵，望出去浩渺原野沒有人煙，田中的農產也沒有人收成，不知猙獰的日本軍閥所得到的是什麼？這時船將出吳淞口了，我們船的後邊跟着一條敵人的巡洋艦，大約是到長江上游去的，因為那時的江陰正在酣戰中。

船平安的出了吳淞口，並沒有遇到謠傳的任何阻礙，那時水天一色的風光被夜之幕漸漸的掩住，在觸眼的一百數十艘敵人運輸艦旁駛向寧波而去，我也不敢再想的倒在榻上休息了，踏上流亡的路，向前途去努力吧！我們能生在這樣大時代中真是幸運的，像我這樣的青年正可以在非常時期的抗戰中同國家出力，看東方最古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將重行紀錄下簇新的一頁。

海行如夢，早上醒來已經到了鎮海關，候檢查後就可以入鄞江了，于是起身寫了幾封信，給留在孤島上同伴們的一點平安消息，到八點半船泊寧波碼頭，我們就上岸在大同旅館寄宿，想上蕭山去。

寧波自抗戰以來最初上海的許多寧波人逃回故鄉，現在自上海淪陷，寧波同鎮海將封鎖的時光，過去許多逃回來的人又拚命的想到上海去了，亂離中在徒自紛擾，同時在敵機一度光降投過炸彈後市面頓時蕭條起來，商店都關起門，我們初到寧波，于是在公園新江橋即靈橋一帶巡禮了一番，寧波的街道建築很不差，吃的海鮮也很便宜，我們謀了一個醉飽。本來準備當晚乘杭甬火車至曹娥江，再渡江換車至蕭山，然後由浙贛鐵路赴南昌的。不料到了寧波，蕭山城裡那天敵機投下了五十多個炸彈，在殘酷的施虐下傷死五百多人，因那邊有傷兵醫院。浙贛鐵路客車有的說

祇到金華，有的說每天有一班還到諸暨，蕭山祇是輸送軍械同救護傷兵的車，最後調查結果金華以上的客車是無定期的，金華起確定天天有一班放南昌的，于是我們爲便利起見，不坐火車，改由鄞奉公路明日出發，那天晚上宿于寧波，一切胡思亂想都沒有用，所以酒醉飯飽之後也就酣甜入睡了。

二 從寧波到金華

寧波舊爲府，現在卽鄞縣，在奉化餘姚二江入甬江的口上，交通很便利，海船可以直駛城下，內河也可以通輪船，又常甬曹鐵路卽杭甬鐵路的起點，其中曹娥江到錢塘江邊的一段，今年十月十日已築成，錢塘江大鐵橋完成後，可以滬杭甬直接通車，公路方面是鄞奉公路的起點，市區分三部：卽縣城、江東、江北、縣城在西

部，周圍二十多里，江東即老江橋與縣城聯起的地方，江北是新江橋與縣城聯的地方，碼頭所在，同時有外人居住市面很繁盛，人口約二十一萬，工業以手工業知名，同廣州相伯仲，出產有草帽蓆扇傘綠茶毛氈粗布藥品木器花生油等。過去歷史，唐朝日本使人往來時于此登陸。（現在的登陸是想佔領了）明朝嘉靖初年，葡萄牙人也到過寧波貿易，後關過租界，因葡人日漸驕橫，乃加以驅逐，到清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條約，遂開為商埠。

在二日的清朝，五點鐘半就起身，六點鐘向鄞奉公路汽車站出發，每人一輛人力車，二件行李，到了站上時間還早，我們就在站旁買豆腐漿雞蛋做點心，站旁的走廊下掛滿了許多風景照片，其中最多的是奉化蔣委員長故鄉照片。地靈人傑，對抗戰救亡復興中華民族的領袖，有崇高的敬仰，本來鄞奉公路上一天有好幾班車子來往，自抗戰開始，車輛因軍運緊張，加以統制，同時人民交通不得不維持，所以每天祇有早上一班車了，那天乘客甚多，我們同站上一個職員商量終算將十幾件行李搬上了車，在車上遇到上海勞働界救亡協會宣傳隊一行十二人，是出發至新昌嵎縣一帶去做喚起民衆工作的，幾幅宣傳漫畫很好，一幅旗是用一柄巨斧正撇着一輪紅日，非常的醒目，他們都是年輕人，爲了救國大家纔踏上征途。

九時開車，我們乘的是新昌聯快車，一路前進，經奉化至溪口，這裡是蔣委員的故鄉，站上設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旅客導游，汽車經過了碉堡式的武嶺門，就是溪口了，一個並不大的鎮，同車人指示我們何處是委員長的住宅，何處是幼年讀書的武嶺小學，臨街有一個祠堂，門額是委座親筆的「忠孝傳家」四個大字，可惜我們車上太匆忙了沒有下去對我們的領袖的故鄉低徘徊瞻仰一番，過去還有一個公園，旁有溪口鐵橋，風景幽美，山水秀麗，有支路可通雪竇寺，聞張漢卿氏曾住其中，假使後有機緣的話，當再來窮奇探勝，自過了溪口起，公路的逶迤曲折，峯巒的環繞起伏，逐漸的怪奇入勝，使人為車塵勞頓的精神突然振作起來，佳山水之能移我神。到十二點鐘到了新昌，遠望新昌縣城在隔江修竹園中，至此須換車，前年我游雁蕩歸來，亦嘗經過此地，舊游如夢，前度是爲了游覽，這會是為了亡命，所處時間、境地、心情、完全不同了。

在新昌換車後一小時即至嵊縣，沿途見護路戍兵及壯丁都在加緊訓練，在此間對於前方的戰況很隔膜，祇知道上海在同日本人打仗，杭州也吃緊的模糊印象而已，到了嵊縣就下車揀了一家靠近車站的經濟菜館進餐，自己帶有上海莊源大葉豆燒好酒，就開懷暢飲，這時有二輛大卡車在菜館前停下，是鄞縣地政局的，車上有一

幅鄞縣政府的竹布旗，想來鄞縣地政局也搬場了，膳畢重上征途，嵎縣車站係三公路集中點，一路至蒿埧紹興，一路卽至新昌，一路爲至長樂東陽，我們要乘的就是要到長樂東陽去的，想至義烏去乘浙贛鐵路，到了嵎縣南站，想買票的時光，鄞縣地政局的車子也來了，問他們是東陽去的，於是商量可否搭車，因爲過去工作上大家是同路人的關係允許我們搭車，于是就將行李搬上，不料車站的大概一位自視了不得的站長吧，他來阻止我們上車，顯然的銷去七張車票他至少可以有若干折扣進入私囊，現在眼看飛去，怎樣不使他着急而阻止我們搭車，我們問他有什麼權力？照什麼章程？可以阻止我們搭車？他祇說不可以，却沒有理由可以答復我們，雙方爭論得幾乎動武，結果結了他三塊錢，才認爲滿意的解決了，我常常聽說綠林豪客剪徑行爲要買路錢，現在堂堂浙江省公路局治下的嵎縣南橋站站長也要勒索買路錢法幣三元，真是青天白日下的怪現象。

我們搭了鄞縣地政局的專車那就快得多了，因爲沿途各站沒有停留，至下午五時已到了東陽，中經長樂縣，風馳電掣，黃塵滾滾中對山水的賞領好像看花走馬，一瞥中什麼都消逝了，只覺得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東陽附近公路上特別觸入眼簾的，就是有許多挑了一担担鮮豬腿在走，這樣觸起了記憶，東陽是出

義的許

火腿的，這些鮮豬腿未來的命運是變成一條條火腿。可惜不能去看看他們是如何做法的。東陽至義烏還有四十里，同時東陽這一帶的人民很貧苦，站旁的幾家旅館既簡陋，又價昂，我們爲便于乘火車起見，就用十塊錢包了一輛專車直送義烏車站。

天已黃昏，從汽車棧至火車站沒有幾步路，問幾時有客車，却說不一定，有一輛會開至蕭山去，何時回來可不能確定，我們不得已就在站旁借了一個旅店，一天奔波了數百里路也很疲乏了，正需要一個晚上的休息，不料突遇二件事擾入好夢，一件是同伴生病發起寒熱來了，須同他招料一下，又有一件是遇到查房間的警察來大大的周折一下，同他說了許多証明，才悻悻而去，因爲我們離上海時都用的化名，他們或許疑心我們是漢奸之流，其實，我們正真的同志，而會引起你們這種查詢，假使是漢奸的話，決不會輕易的被你們查出來了，這樣睡眠的時間，大打折扣，到了半夜，聽見車站鈴響以爲火車來了，到站上去問，確時有一列車來，於是緊緊起來準備行李到站上去，苦了發寒熱的同志不得不披了毛絨氈子也到車站上去，結果一時三刻來的一列傷兵車，我們行李多跳不上，同時車上受傷的武裝同志，正在罵車開得這樣遲緩，不准什麼人上來的話，於是我們決定坐下一班，隔二小時也就要到了。這樣祇有過去的愛國志士梁桐芳他沒有什麼行李，雖只有一隻手，却很敏

永康縣志

12

烽火下的萍踪

捷的跳了上去，我們七人依舊等在站上，到四點鐘車來了，站上已經等滿了乘客，來的是一列貨車，掛的幾節也是傷兵車，擠得滿滿地，大家無法上去，失望之餘，決不再在義烏上車，還是到金華去吧，于是重回旅店休息了三個點鐘，八時包了一輛汽車至東陽，換車由東陽至永康、中經南馬、古山、有支路通方巖、在這條公路上的灰塵，可推浙江公路上第一，到永康站上的時光我們的頭上身上腳上連眉毛上都漬了黃塵，僕僕風塵，終算平生初次嘗到大風塵的滋味。

永康到金華還有八十里，我們到的時光是下午二時，頭班車要到四點三十分鐘才有，我們爲節省時間起見，就包了一輛車，同時就用原來的車價搭了幾個旅客，一路向金華駛去，在這條路上的山水十分秀麗，比東陽一帶滋潤。地瘠則民貧，金華蘭谿是浙東比較富庶的地方，所以山水也換了個樣子。到了金華，就上火車站去，我們經過時的金華正是非常的熱鬧，浙江省政府也搬在金華，其他如保安隊警察局都在這裡。國立同濟大學也在金華，散學時男女同學挽手的散步，給予許多金華人的注意，國難不忘戀愛，也許青年們躊躇的心事，我們進城的時光有一個研究美術的學生在高架梯上，向牆上用木炭在勾他大幅漫畫的輪廓，依稀的黑影像喚起民衆動員去抗日，進了城白白的牆壁都刷黑了，城上的戍兵準備着敵機光臨時的痛擊。

。但城外市河中有許多人還在悠閒的釣魚，我羨慕他們的閒情逸致，到車站的沿途，看見有好幾處有炸彈轟炸的破壁殘垣斷樑碎瓦，到金華站上，祇有許多旅客在待車，站上的職員一個也沒有，房屋也已經震毀，那張靜江寫的金華車站四字還無恙。什麼時光有車可開無從問起，大家只在等，我們將行李安放站上後到一家小菜館進餐，有不少都是上海逃難出來的，先到杭州，自杭州風聲緊張的時光，紛紛向金華去退下來，還有一路就是到寧波去了。

我吃了東西在站前荒場上看野眼的時光，突然遇到浦東同鄉王良仲宋靜菴等十五人，他鄉遇故知，是多麼高興的事，尤其在這樣亂離顛沛之中，他們也在浦東被包圍後乘了漁船飄東海到餘姚的，中間掩避過日本兵艦八艘，第九艘却用機關砲向他們的船掃射，幸而沒有射着，但一場驚慌真是够受的了，到了餘姚還經過幾度交涉暫許上岸，他們到金華已吃了不少的苦，他們是坐民船來的，于是我約定到中國旅行社去買了票後到他們船上去談話，他們的船泊在車站西邊，也乘浙贛路到南昌，預備到重慶去，我們又多了幾個旅途的伙伴，談到浦東故鄉只有搖頭悲憤的嘆息，但希望我們能有一朝歸去的話，一定要恢復過去的光榮，在黃昏中我們許多人同行李都集中在站上，車子已經將要到車站了，幾聲汽笛的長吼，待車得精神疲乏的

旅客，都興奮的嘈雜起來，開始同胞們上車時特具的擠擁騷鬧。

三 在浙贛鐵路上

浙贛鐵路是浙江江西兩省的幹道，起自浙之蕭山，終于贛之南昌，全綿長六百四十一公里，共四十三站，過去鋪設的是輕軌，現在自抗戰開始，軍運頻繁，已在調換載重軌道，我們在義烏站上時，就看見許多工人正在加緊工作中，我們自車輛到了金華站，就大家紛紛上車，我們因為同行人多，所以行李等都自己動手搬上，有許多婦孺們真是沒有辦法，結果車上的伙役們乘機獲了一筆非常時期的高價力錢，在上車之前，聽說九點鐘就要開的，但我們擠上了車，坐在車廂中眼看時間在黑夜中一刻一刻的消逝，開車却不見動靜，精神在終日奔波之後漸漸的疲乏，在無可奈何的境地就倚在車窗旁瞋眼休息，直到翌晨四點鐘，始聞汽笛長鳴，車輛移動，

在軋軋聲中向前途駛去。

在車廂裡，乘客是坐得滿滿的，有的是武裝同志與傷兵，有的是各地逃難的民衆，男女老幼，五方雜集，有白頭的老翁在非常的嘆息中，追溯他少年時代紅羊之亂沒有這樣的慘酷，有嬌養慣的公子哥兒知道了行路的艱難，那些武裝同志在談前線戰況及同伴們的消息，受傷的在敘述自己殺敵中如何受傷掛彩，在我們這個車廂裡，真好像這個大時代的縮影，有壯烈的故事，有殘酷的遭遇，有傷心的經過，是當前抗戰動盪時代寫真畫的映象。

後來有一個傷兵在講東戰場參加抗戰的經過，他這樣說：「我們的兵士是非常的勇敢，敵人的飛機大砲太密集得利害，在現代立體的戰爭中，我們弟兄大家在用血肉來抵抗強盜民族運用的機械，但我們同仇敵愾，個個弟兄勇于作戰，有爲國犧牲的精神，所以傷亡很重，但也給予敵人們的寒胆。敵人們遇到肉搏是最怕的，輒棄槍而逃，或跪地求命，可見敵人們的氣餒，其實他們也是可憐者，被他們國內專橫暴虐的軍閥做了犧牲品，我是在第三次前線作戰時受傷的，于是運送到後方蕭山傷兵醫院，不料蕭山城裏前日又有敵機來轟炸死傷五百多人，房屋也燬去數百間，于是又在死裡逃生，不死在戰場上殺敵時，而犧牲在後方是太冤枉的。」他講後將胸

前用紗布裹的創痕給大家看，那紗布上還有殷然的血痕，同車的旅伴，對他很同情欽敬，有的恭維他幾句，當然使他很高興起來，繼着他又滔滔不絕的演述下去，他痛恨漢奸，說在前線與後方，都充滿了最可恨可殺喪盡良心的漢奸，時常搗亂，雖常常槍決，可不能將他完全消滅，一樣自己的同胞，却去給敵人利用來殘害自己的同胞，世界上再沒有比這種痛恨的事了。最後他說還要到南昌傷兵醫院去。也許話太多了，使他已感到吃力，所以不再說下去，倒在旁邊需要休息了。這時的火車已經過了龍游向衢州進發，天也已經明亮，不過陰沉得好像爲我大好河山破碎發愁！

突然，一個松江人同一個金山人他們開始談起話來，因爲松江和金山是隣縣，同時在這次抗戰中，二縣所遭的劫難也奇重，客地相逢，所談的當然在此次浩劫中的親歷過程，先聽見金山人談起：「不要說起，這會金山的遭劫是太傷心了。在十一月四日的晚上，在許多民衆睡夢中，突然日軍由金山衛上岸，聽說是漢奸領路的，敵軍有五六千人，一湧而上，本來金山衛有兵守的，那時適逢調防，在交替不接的時光，突被上岸，根本沒有遭到抵抗，一衝到金山城，非常凶蠻跋扈，暴露了猙獰面目，恣意騷擾，尤其是姦淫焚掠，無所不爲，因爲事前沒有準備，所以大半民衆都沒有退出，於是壯丁及智識份子，都被槍決，他的手段真殘酷，他將許多壯丁數

十名用繩捆就，在捆之前先喊他們大家掘一大的地洞，有的就在飛機投彈炸成大穴的地方，就用機關槍射殺，將他們屍體埋葬進去，消滅痕跡，金山的女性，給獸性的蹂躪更是不堪設想，就地姦淫，假使不從的就被槍殺，同時先威逼脫衣裸體，所以裸體的女屍也隨處可見，有的乳部割去，其慘無人道的形容詞全世界的字彙中還沒有創造。除就地姦淫外，擄了數百個婦女聚集在一地做軍妓，供他們獸性的發洩，其它房屋的被焚燒，東西的被刮掠、豬、牛、雞、羊、米糧的取食也不必談起了，我逃出也很危險，當夜一個人划一隻小網船，好在我的兒子媳婦早已搬至杭州了。後來由小河道到杭州，遇見幾個同鄉談到這些情狀，真欲哭無淚，現在真是國破家亡，不知道目前的金山是怎樣了。」說罷歎歎歎息之外，嚮之泣下。

在聽了金山人之話後，松江人搖頭不語，後來突然憤懣的說：「什麼也完了，大家抗戰到底，同日本人拚命吧！你們金山衛受了這樣的浩劫，我們松江也不下于你們，自你們金山衛被敵人上岸後，一衝就到米市渡，（米市渡為黃浦江的上游，距松江九華里）城內的人已倉皇出走得沒有了。飛機的炸彈也像雨點一樣下來，松江自抗戰開始就遭到轟炸，總數在四五百顆以上，有錢的人逃避鄉下，城裡成了一片焦土，最近有一個老年乞丐從城中逃出來，據他目睹的無數房屋都已炸成焦土，人

烟絕迹，但不過有野犬出外尋食屍骸。過去松江有口十多萬，現在祇有隱避在法國教堂中的五個華人，要求教士們帶他們到上海去，所有百姓遺留的東西，都被日本兵捆載而去，松江什麼也完了，我一家幾代的老屋也被焚了。同街上的幾個親友逃散了不知去向，我向杭州逃，他們向青浦章練塘去的，生死存亡都消息不通，還有什麼話！」顯然是感慨繫之的話。我聽了也爲之動容，這是受了誰之賜呢？當然是日帝國主義的軍閥，我們現在沒有其他辦法，祇有加強我們抗戰的力量，誓與暴敵拚命，總結過去所受的一切恥辱創痛作一個清算，相信最後勝利是我們的，流我們的血來保持五千年光榮的歷史，給予孫留下光明的路。

到了衢州，在站上看見一輛被炸毀了的列車，同時在車站相近，有好幾處是被敵機施虐過的，在站上買了幾枚雞蛋當餐，胡亂塞滿饑腸便算午膳，在亂離中的生活是不能以常軌論的，有錢能買得到東西已經是好的了。在站上留一刻即行，再過去是江山與玉山，中隔仙霞嶺山脉，是越贛交界的地方，車輛駛入了江西境界，就滿眼荒涼中一片地瘠民病的景象，同時一個個的碉堡却到處都是，所以造成這種狀況，不能不由共產黨過去十年的行動同中央數度大圍剿的結果。假使將雙方的力量都能够存在的話，在抗戰中是如何可觀的一種力量，差不多每個國民都這樣的感覺

，現在東隅之失，桑榆之收，願大家同心協力共肇起抗戰的火燄，使中華民族于獨立解放自由平等的前途行進。

終日跼促在車廂裡，大小便也很麻煩，因為人數擁擠行動不便，而車上的廁所又給車役關上了，最痛苦的是許多女性，到了站上不得不急急的跑下去解決排洩問題，同時吃的東西除了車上的蛋炒飯之外，只有沿站買着東西，但除了雞蛋之外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吃，真感到不方便，在這些地方就是你有錢，在眼前買不到你所要的東西。因為終日的枯坐，睡眠不足，精神很疲乏，想讀書也心情不能凝注集中，一切在如夢中過去，那噴黑烟的現代怪物拖着我們一站站向前衝去，過了梁家渡的大橋，南昌也將到了。時間已經殘夜的二點鐘，西北風刮得很緊，因為到站的緣故，精神也很興奮，車站上的電炬開始耀目，車也緩緩的停住，在人潮中下車，看見一隊音樂隊同一排保安隊在車站上，最初我疑心在我們這列車上有什麼大人先生們來迎接的，後來知道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氏的走馬上任，熊主席是給他送行。所以車上也特別熱鬧，我們下車後迎頭就來一件麻煩的事，就是在西北風寒冷中沒有車輛可以呼喚。經半小時的尋覓，找到一輛人力車，裝了行李，自己只好步行，踏着細碎的石子路向旅館前進，南昌是後方軍事的重心，有飛機場，軍政要人同難

民過境者雲集，旅館生意很好，有的簡直整個被某機關包去了。我們終算在中山路大滬旅館找到二個小房間，一個還是茶房的寢室，因為在深夜吃不到東西，也就胡亂的睡去了，在車上一天兩晚沒有好睡，倒下床去頽然睡去，南昌的巡禮明日開始。

四 過南昌至九江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過去讀王勃的滕王閣序，現在到了南昌，在沒有巡禮南昌之前就浮了起來，其實現在的南昌，不是過去的南昌，現在的南昌建設非常猛進，又是新生活運動的發源地，當年剿匪的時光，蔣委員長在此坐鎮者多時，百花洲畔的行營舊址還依然矗立，南昌位贛江下游東岸，在江西省中部偏北，交通方面水上係江西全省航運的中樞，陸上南潯浙贛，贛粵（南韶）三鐵路及京黔、汴粵兩公路

的會點。航空過去剿匪關係，在省城東面築有大機場。商業方面，景德鎮瓷器，河口連史紙，武寧紅茶，宜萬夏布，舶來品的洋貨也都匯集于此。人口舊稱有五十萬，近據調查實爲二十八萬，舊城已拆去，改築了環城馬路，風景名勝有百花洲與滕王閣。

六日早上起身，我們去吃點心。同時作了一個行程的決定，本來我們預備由南昌赴長沙，再決定入鄂或赴黔，現在知道南昌入湘的公路在三江口過去樟樹的橋樑已被炸斷，擺渡甚麻煩，同時雇車的價格也太便宜，于是改道由南潯鐵路赴九江，再溯江赴漢，同時在南昌停留一天，休息而兼游覽，這樣就先至南昌郵政局看了幾個由東北入關的朋友，承他們招待，談起南昌敵機已經光顧好幾次，所以大半居民都避在鄉間，有工作的沒有辦法，同時新型的俄國飛機確是到了好多架，正在練習駕駛，對於抗戰前途比較含有悲觀的成分，他們談到東北的近況，過去還可以通信，現在連消息都阻斷了，不堪回首，爲之黯然！後來到郵務工會裡去坐了一刻，並承餉以午餐，痛飲了幾杯汾酒，味陳香醇，但也消不了當前時代所賦予的愁味。下午去游百花洲，在城內東湖中，風景絕勝，雖沒有杭州西湖的秀麗，却別一派剛健嫵娜之態，中間有湖心亭，架橋通行營舊址，現在闢爲中山公園，是爲南昌

第一勝地，在這樣亂離的狀態下，沒有看見有人在游湖，我們在湖畔站了一會，胸襟爲之清朗，突然飛來兩架巨型機，是單翼新式的，飛行率甚速，我知道証實了方纔朋友的話，飛機在近代立體戰爭中重要的利器，我們吃了這個虧真不少，假使我們目前能有飛機一千架同駕駛員不缺乏的話，反攻到上海或北平是很可能的，現在我們要急起直追的趕上去。游了百花洲想至滕王閣去，南昌朋友勸我不必去，他說滕王閣在舊章江門外，千年的古蹟，但在十六年被毀，現在是無蹟可尋，祇有一個公安局警察分所在那裡，假使要去的話，一定非常的失望，因爲在幻想中的滕王閣太好了，這就是王勃那篇文字寫的揶揄過甚，所以還保留幻想的美，不要給現實去打得粉碎，反而失望之後繼之厭惡，我們聽了他的話認爲有理由，所以也不去了，在街上隨便的閒逛，想買些日用東西却價貴非常，自時局緊張，商品來路奇緊，商人的高抬價格是拿手傑作，不獨南昌爲然也，勞人草草的一天將南昌巡禮過了。

七日早上，在晨光中我們又開始征程，二輛汽車過了南昌跨贛江巨大工程的中正橋，這條橋敵機來炸過好幾次，可是都沒有投中，橋畔的灘上却被成了好幾個大窟窿，在橋堍右折不遠即南潯鐵路車站，來往的乘客甚多，但秩序很好，沒有浙贛路那樣雜亂，車上也都有座位，所以很舒適，也許這就是新生活的實行了。車輛前

進到了修永站，接到了南昌的空襲警報，於是車上的人都紛紛跑下，有的躲入防空壕去，當地的民衆都避上山去，因為在山的周圍已經掘有許多防空壕。有一雙年老的外國夫婦，挽着手匆忙的在跑，一時現出紊亂狀態，我們對於飛機的經驗太多了，聞說是南昌來的警報，那沒敵機不一定即來此地，同時待緊急警報發出後離車向曠野奔避還來得及，所以沒有下車，但過了一刻終於解除警報，繼續向前行進，給我的影像是民衆太欠缺鎮靜工夫，紛亂無秩序是容易受到意外的損害與犧牲。

從修永前進，廬山山脉同鄱陽湖的水光漸漸的經眼，想到廬山過去是徒以名勝著，而近年因軍政名流的會集，及五老峯下的舉行各種訓練同時也成為政治中心與民族復興的策源地，我是很想到廬山去識一識它真而目的，但平日爲了在生活的驅策下沒有時間沒有經濟的力量，這次在亂離中，路過此地，當然趕路要緊不允許去登臨，不過，這大好的名山是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國土用我們的力量保衛之日，這名勝終有一天給我實現登臨暢覽的素願。車在不停的前進中，看見了鄱陽湖支流沙河中的野鴨成羣，而紫漢吹落青芙蓉，隨風飄墮江之東，瓣開四面花玲瓏，化作碧玉千百峯，倒影翻潮黛色濃，突兀萬丈絢青紅，層巒重阜築爲宮，五老拄杖碧雲中，子孫諸峯咸侍從，爾來一萬四千歲，白頭昂首嘯鴻濛。——康有爲廬山謠——的

廬山也在望了。

我們到了九江站，早有東北朋友李君接到我們南昌電報在站上候我們，第一個解決的問題就是旅館，我們到江邊跑了好多時光方借到一個小旅館，第二就是去充實餓餓了的胃口，因為承李君們的指導歡宴解決了。談起九江也很紊亂，自南京緊張以來，又繼之蕪湖大通德和兩輪船的被炸，逃難的人紛紛過此，使人心為之不安，而所有的輪船都向上游駛去，即外國船也不駛下去了，橫在每個市民眼前的是「怎樣辦？」當然，不單是九江如此，其他各地也未嘗不如此。第三問題想洗澡，結果跑了幾家澡堂都客滿，于是回到旅館中去，方纔喊茶房倒水洗腳的當兒，突然警報來了，燈火管制之下電燈完全熄滅。于是只聽見一片慌亂聲，外邊馬路上有民衆的逃避呼喊聲，警察叱咤鞭打聲，在這種情況下敵機尚未飛到，民衆的心已經慌張到極度了，我那時腳放在盆中，黑暗裡坐着，我的房間又在三層樓，假使敵機來襲的話，我祇好做被敵機暴行犧牲下數十萬同胞中的一員，聽說是蕪湖來的警報，但等了半小時就解除了，在看見慣飛機頭頂上飛的人，對於警報是並不警惶，祇有鎮靜中去設法躲避，好像我們壯勇的戰士在前線看見了敵機不當一會事一樣，但一般民衆當然訓練與智識還不到這個程度。

明天，我們早上到振興館去吃點心，看見了好幾個上海人，有一對年輕的夫婦同小孩子是在八一三前到廬山避暑的，由避暑變成了避難，當然有錢的人什麼不成問題，他們也想到漢口去，因為有一批外國人也都是在廬山上的，自敵人有轟炸廬山的消息後，包了英船湘潭輪赴漢，這一對夫婦也想同外國人赴漢的。他們對上海情況當然不大明白，我們盡我們知道的告訴他們，使他們驚慌與歎息！

在振興館的樓上，窗前就是大湖，正是朝陽初上不久，黃金色的波面泛着數十艘漁船，那些男女漁工張着網排了隊緩緩地前進，真是一幅絕妙天然的圖畫，有遠山做背襯，有湖亭長橋點綴，可惜我的鏡箱沒有帶來，不然定可攝幾張富有詩情畫意的照相，我們不禁在樓欄前低徊憑眺者久之，然翹首東望，不禁有國破山河在的感想！後來離了振興館下樓，看見大出喪，有許多軍校的學生武裝了送喪，我們以為是殉國士官的出殯，所以站立在旁邊看，最後却是一個羅姓女太太，未免太使我們出乎意料之外，因為這種儀仗應該殉國的壯烈纔相配，不應該去點綴一個女太太之喪儀，但一般人認為這是生榮死哀吧！

我們至太古公司去接洽購船票，結果祇有一隻湘潭輪，却被廬山上的外僑包去了，因長江下游遭敵機轟炸，也不再有的駛下，我們毫無辦法，先同碼頭上的湘潭船

茶房商量，給我們設法一個大艙須十五元，俗語所謂「掙黃魚」價格未免太貴，最後託九江郵局的朋友用十塊錢買到了幾張艙位，大家能够上船已很高興，因為九江碼頭上的旅客不知停留着多少哩。于是大家就在統艙中吃着祇有飯沒有菜的船菜，我們好在自己準備有酒菜，就痛飲幾杯，看船艙中茶房們的抽大烟，賭銅錢，男女旅客的把戲，表演社會別有一層的生活消磨十八小時的旅程，從船窗中望着長江兩岸，衰柳斜陽，荒灘矮屋，有一番蕭索之感，在不盡長江滾滾流中我們溯江赴漢口。

五 武漢的六日

在九日上午十一時我們的船已泊在漢口的碼頭上了。我們在承幾個朋友的迎接中踏上了岸，漢口在瀕漢水入江的北岸，與武昌漢陽鼎立，合稱武漢三鎮，現在武昌漢口都成了市，在歷史上的沿革，春秋時稱夏汭，漢朝稱沔口，到蕭齊始稱漢口。

，至唐宋的時光乃大盛，然都不是現在的地方，因漢水下流變遷不定，大約現在的鸚鵡洲，明朝成化初年，漢水改從今道，始有人居，漸漸地成了大鎮。清初設巡司治之，咸豐八年的天津條約，開闢爲長江三口之一，光緒二十五年，設夏口廳，民國元年改縣，十五年改市，中間一度改爲特別市，區域屢經變更，二十年定爲普通市，隸湖北省政府，面積五一二市方里，（內江河占九市方里）舊有租界，俄德英三區先後收回，法日兩區迄未放棄，自抗戰開始，日僑退出等於放棄了。

我們到漢口的時光，正值南京軍事緊張，唐生智將軍開始死守南京，而各地難民紛紛逃向漢口，因了軍事上的失利，難民的聚集，人心浮動，市面紊亂，前途好像充滿了悲觀的空氣，還有一個現在早已過去了的所謂和戰問題在蘊釀，我們上了岸看見了這個軍事，經濟，文化後方重心的漢口如此樣子，頓時非常失望，在一家四川館裏吃了一頓很滿意的午餐，我們將行李東西都搬到夢花街的漢口郵務工會裏去，客棧便宜的已租不到昂貴的住不起，承陸京士兄的接洽，祇好權借有關係的工會做臨時安身之地。那時馬路上都是四方雜集的人，想起飛機來襲的話，真是很危險，我們幾輛人力車在路上想比較平時速度要減低不少吧，將行李安排好，就去訪朋友，在路上遇到江紅蕉先生，他自民報停刊也就到漢口來了，去見了楊克天傳

德衛兩位老兄，傳在抗戰中辦北戰場的軍郵，幾度幾遭敵機的轟炸，後因為吐血退回後方休養，現在將重赴鄭州轉前線去。楊在南京經合肥諸地到漢口的，談起在南京鎮江一帶沿途難民逃避的慘況，真使人不信這是人間世。

在許多使人可泣可歌的抗戰情況之下，將各方面的觀感歸納起來，一致的認為民衆的太沒有組織，獲得這樣結果的原因，是過去民衆運動太不實際，當然負責的機關要向民衆承擔這責任的，還有像南京的搬場來看，有一個從南京出來的朋友說南京各機關對於船隻拚命的互相搶奪，結果長官私人家具都搬好，公文要件不一定都上了船，江邊的東西是堆積如山，尚有幾千萬的民衆他們眼裡簡直沒有，一隻大船只坐三十多個官長眷屬及私人東西，却不許難民上船，羣衆想擁上去却遭了武裝同志的干涉，以致可以乘的船太擁擠了不知有多少人落下長江葬身波浪中，其他像拋棄行李，忍將小孩投江的慘劇時有發現。啊我們在應該奮起繼續努力抗戰外，對於自己也應當檢討一下的。

我們停留在漢口六天，因為在紊亂悲觀的空氣中，除了看見許多人還在燈紅酒綠徵歌選舞，在二百幾十個法國人的租界裡醉生夢死，同時就是觀禮了何主席的太莊嚴典重的大出喪外，什麼都沒有去游覽，我們沒有什麼心緒了。後經由陸京士

兄領導對於上海旅漢抗敵的同志會籌備了一下，是準備登記分配了可以繼續工作，免得許多同志飄流靡定，所以在武漢我們不預備久留，我們想到貴州去。

漢口的刊物，正像雨後的春筍，其中名目繁多，不及備錄，而有的立論，還沒有完全作集中力量于抗戰的宣傳，依舊爲了自己的黨派企圖打倒他方以自利的攻訐。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宋人議論未定，元兵已渡河，希望不論文化界新聞界都以國家民族爲重，不可徒快己意的不顧事實，放言高論纔好！最近的漢口，接到陸京士朱學範二兄的來信說起，比較過去進步了許多，抗戰到底的國策已經決定，前線的戰事也樂觀，各黨派的意見也逐漸集中融洽貫通，灰色的不負責的軍官也正法懲辦，這才是好的現象。

在十三日朝上，我們知道了南京的失守退出，在敵人猛烈砲火炸彈的環攻之下，預備死守一個月的，不得不縮成六日，幾個月準備的軍械糧糈其他種種當然犧牲了，在退出南京時渡江的慘況，敵軍入城男女民衆被屠殺姦淫的痛心，焚燒劫掠的殘酷，正是一頁血的教訓，給我們認識與回憶，就是使我們子子孫孫也不能遺忘的，我現在將歷史上空前的南京被敵軍蹂躪的慘況寫下，這種仇讐，這種恥辱，非報復不可的。啊凡是中華民族的同胞，不要忘了這悲憤一幕！

南京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深夜，頓時火光冲天，殺聲震地，我軍在隆隆的砲聲之下，已開始悲憤的撤退，于是全城就陷入極端恐慌狀態中，留城的市民，除一小部份已倉皇渡江有數百擁擠不上渡船落江而死的外，其餘的移入難民區內，但尚有未能撤退的若干兵士，前進既難，後退也沒有了路，于是愛國的軍人，作困獸之鬥，與敵人嘶殺。在十三日的晨光曦微中，城內各處的槍聲大作，我與敵軍的巷戰開始，衝鋒肉搏，留城的孤軍都作了壯烈衛土的犧牲。但到了下午槍聲漸漸地稀了，敵軍開始大隊入城，先佔據各機關佈置守衛，同時分派大批軍隊到各處按戶嚴密搜查，我武裝的同志，無論抵抗與否，一律遭受了槍殺，在敵軍衝至下關的時光，有民衆三萬多人奔赴長江，飄屍數十里，江水爲之不流，閉了眼想想真是慘絕了人間。

是十三日南京整個淪陷起，殺人的恐怖迷漫了全城，後方敵方又捏詞說難民區內藏有武裝的軍隊，就不顧國際的信義，公然違反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行政，衝入了難民區，施行按戶搜索，凡貌似軍人的，就捆縛而去，十幾天內，每天都有十幾卡車滿載了非武裝的人民，大半都是年輕的壯丁或智識份子，駛向城裏去，總計不下萬人，都慘遭了屠殺，後來遇有市民在街上行走，或在房屋內發現了，認爲形跡可疑的，立時驅至新街口廣場上，一律用機關槍掃射，假使附近有池河，那沒敵兵就

將被拘的同胞推溺河內，曾經有一次被推落河的同胞想掙扎起來，敵認為狀類潛游圖逃，就一一把槍擊斃，事後時常挑了人頭，在街心嬉笑，遇有野犬，就將人頭戲弄誘食，假使那犬過于勇猛追逐，即以刺刀刺死，這樣的兇殘無道，簡直野獸也不如的人世魔鬼一羣。

敵軍的屠殺暴行，用種種的陰險詭計，謀害我無辜的老百姓，初則布告市民，舉行良民登記，倘有違反，就不准住於難民區內，于是每天均有萬餘迫不得已的市民分別集于金陵大學的操場，及新街口廣場，與山西路廣場，爭求登記，擁擠不堪。敵人起初佯作善意，向民衆演說，並說明凡從前充當兵士的囑即退立兩旁，以便分配職務，免與市民雜處，如有違犯，決予槍決，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四五百人被迫退出民衆的一羣，當時的敵人神情自然，以為並非詭計，一般民衆也不恐慌，不料離開二十分鐘之後，機關槍聲大作，可憐成千成萬的無辜市民都遭了毒手，敵人滅絕理性的殘暴，于此可以想見了。其後經國際救濟委員會認為太蔑視人道，提出交涉，表面上殺戮稍減，事實上在掩蔽外僑目擊的地方，依然故意殺人，每到一家搜索不出年輕婦女時，輒惱羞成怒，痛屠全家，哀號哭泣的聲調，不絕的飄動在巷里中，照到現在的估計，我南京市民被屠殺的已有八萬餘人，其摧殘的暴

行還沒有休止，真是不堪設想，還有敵軍進城時，乘炮火未盡的兇燄，又大施縱火，到處狂燒，敵人好像失去了理性完全在瘋癲中，看南京猛烈的火籠罩全城，空前的大火，使城內的居民無時不在驚駭恐怖中，其延燒的區域很廣，政府十數年來的經營都給敵人一炬，損失也無從說起了，尤以陵園新村的焚燬，直令人痛心疾首，這種血債深仇，凡我中華民族的國民都應該牢記在心頭！

姦淫，是敵人的慣技，也是皇軍可以向全世界詔告特具的風紀與榮譽！南京自難民區成立後，婦女移往避難的極多，國際救濟會並開闢金陵女子大學為婦女收容所，當敵軍進城的時光已住滿七千多人，內部的生活情形，較難民區稍為安全，不料敵軍一進了城就按戶搜索婦女，挾去姦淫，嗣後並擴大這種無恥的暴行，每天到女收容所用大卡車將大批婦女載走，那時的哭聲震天，慘不忍聞，但始終不會打動魔鬼的心，有時至深夜將一部份送回，但都已遍體受傷，還有一部份不知下落了。有時不分晝夜，紛紛攀牆潛入收容所，每見婦女，不論什麼地方，即行強姦，因此求救與嬉笑的聲音，常達院外，收容所無法抗拒，祇好聽其橫行無忌，苦了我們許多中國的女兒們，同時還有一部份敵兵在收容所外遍覓婦女姦淫，于是國際救濟會又開金陵大學為收容所，婦女前往避難的很多，然敵暴醜行愈加兇猛，就在收容所

內強姦，如抗拒的卽槍斃，某次在山西路一個院子裏，有一個婦女被敵姦淫的時光，他的丈夫前往哀釋，敵軍大爲震怒，就將刺刀把他刺死，此外種種奇辱事件難以縷紀。敵軍自己做了這種暴行沒有理性與道德的舉動，還想掩國際的耳目，所以有上海扣留外國記者暴露敵軍在南京種種橫行不法滅絕理性人道的新聞。

屠殺縱火姦淫之外，還有縱兵爲盜，在城內隨意搶劫，所有東西除衣服錢鈔外，就是香烟，烟嘴，電筒，日記簿鉛筆等小形物品，也盡被他們擄去，這種國際強盜行爲，就是皇軍的風紀！下關方面一卡車一卡車的東西不知被搬運去了多少，紅木傢具敵軍特別需要的，這種情況，不單施之南京，在敵軍鐵蹄下的淪陷各地都是這種樣子，我們只有與暴敵拚命抗戰獲取最後勝利去拯救在水深火熱中被敵軍蹂躪的人民，現在我們正需堅苦卓絕去幹。

我們在漢口于消極悲觀的霧圍中，又聽見了首都淪陷的慘況，正是萬分痛苦，而工作需要做的很多，也不知從何做起，一切紊亂，沒有組織，不守秩序，但見一片惶惶然的狀態，于是決計離開漢口，說來也使人不相信，我在漢口，所有三鎮的名勝都無心去游賞，連漢口的中山公園也沒有去過，那漢陽的古琴臺（傍月湖）晴川閣（臨江岸）歸元寺及禪衡魯肅等墓武昌的琴園，洪山塔，卓刀泉，珞珈山，東湖，

黃鶴樓，抱冰堂，首義公園許多名勝不要去說了。我們在漢口真是浪費了六天，在許多刺激與悲憤的視聽中，也給予我大大的失望，因為上海在抗戰中如何熱烈與興奮，像上海勞動界在陸京士朱學範兩位指揮領導之下，于抗戰中做了多少實際的救國工作，同時他們做了許多工作並不自滿，也不一定要使人家知道自己去宣傳，為的是國民應盡的責任，憑良心對得起國家。以為後方重鎮的武漢一定有過之無不及，不料竟如此消沈，悲觀，紊亂，于是決定十六日離開漢口赴廣州轉香港再作行止。

六 粵漢路巡禮

別了武漢，十六日上午五時我們就起身，提了行李至江邊在晨光與電炬交輝中渡江，預備至武昌乘車在渡江時看見漢陽的龜山，與武昌的蛇山隔江對峙，古來兵家所必爭自然有他形勢險要的因素存在，到了武昌，經黃鶴樓下向車站進發，到了

眼前的名勝不能上去，認為非常抱憾，但據過去的人告訴，上去除了江湖上拆字算命者流外，並沒有什麼可以游覽，同時在早上更沒有市面，我在這樣聊以自慰中漸漸地同它離遠了。武昌的街道，比漢口靜穆得多，看見許多士兵同民衆在掘防空壕，蛇山脚下沿路都有，當然，武漢的將來要遭得空襲是必不可避免的事，到了賓陽門車站，已擠滿了人與行李，有許多是京滬江北一帶戰區難民，預備乘車赴粵轉香港後重返上海的。聽他們的談話都是鄉音，在異地聽見故鄉的言語是特別刺耳的，我們到了車站，因為人太擁擠的關係，無法買票，沒有辦法，預備擠上了車再說，大半的乘客採取了這個辦法，到十點鐘車纔到，我們在車站待車時先向路旁小食攤進了些點心，因為這種非常時間，粵漢鐵路的臥舖已經沒有，恐怕飲食也發生問題，吃飽了點心，午餐可以移遲些也沒有關係，車輛一到，大家都在拚命的拿了行李擠上去，我們看見一輛花車，也不管可坐不可坐的從車窗裏跳了進去，一看房間是程總監的，共有三個房間，外邊一間有大菜臺沙發椅子的會客室，這時也被乘客及行李佔據得滿滿的，車役來干涉，我們答以待程總監來再說，我們想向大人們要求車中一席地終不致于遭拒絕的，到十一點鐘車開始向前推動，我們巡禮于粵漢路上。

粵漢鐵路是我國全國鐵路幹道之一，合湘鄂株韶廣韶三段而成，以株韶線工程最爲艱巨，全綫共長一零九六公里。在平常四十八小時可以到達，在此抗戰非常時間，而廣韶段天天在遭到敵機的轟炸，所以不能預定多少時間可以完成行程，我們擠上了車也任憑他向前拖去，緩緩的別離了武漢，那些西風衰柳，古道斜陽給予我流亡的一羣做贈禮，但自抗戰開始，我就克服了那些頹廢的傷感，我們現在正是需要鐵血的精神，打破當前的難關。所以看見這種蕭條的景色，也認爲這是我大好河山的詩情畫意，我不禁憑在車窗上想起了我們過去光榮的民族英雄岳武穆的詞，就拍着車窗念了起來；滿江紅：「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憾，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望天闕！」這時車輛在高速度中已到了在革命歷史上血戰的汀泗橋站了。現在我們正需要過去民國十五年的革命精神應付當前的暴敵日帝國主義。

朝上吃了點心，午膳沒有吃過，腹內開始饑餓吶喊，我們到了蒲圻站就買了幾種吃的東西，但這一帶也是一派地瘠民貧的荒涼景象。我們有大好的土地都不去自

已去整理開發，敵人的野心却一天天的垂涎進逼了，這些當然需要我們自己的再努力，天慢慢的黑下來，我們花車上的程總監並沒有來，祇有一個曾經做過某國公使的夫婦及一個當代二三流要人的太太佔了二個房間，于是我們老實不客氣的大家沒有化錢的房間——幾個人在縱橫凌亂的行李上預備休息了，到湖南界的臨湘站查票的上來了，他踏進花車就繃了一下眉頭，問起我們要票時就將證明文件給他看，他于是照例的說：「這是花車，你們不能坐的，到岳州站喊你們到前面去！」我們當然遵照路局章程答應，同時附帶條件假使前面有空的座位我們就過去，沒有的話，應請管車的設法，那時在花車中的不單是我們幾位，還有男女一大羣，查票的看見沒有辦法，也就悻悻的去了，後來有一個懷孕的婦人同二個孩子沒有睡的地方，他的丈夫同我們商量，我們就將我們的房間讓給了他們，因為他們到衡陽就要下去的。

在異地的明月，特別照到游子的心頭，十二月十六日正在廢曆的十月半，恰是月圓的時節，明月之光從車窗裏照進來，使離人不能入寐，車聲輾轉中一切無從想起，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但我的故鄉在烽火迷漫之下，同時母老家貧子幼，茫茫前途，不堪設想，而像我這種遭際的人更不知有多少？這是誰的賜予？我們要認清使我們國破家亡的敵人，我們要獻身于民族國家，集合力量，向我們的敵人清

算過去所受的恥辱損害！今月曾經照古人，中華民族過去興亡盛衰，明月想來看得最清楚，這會是我們民族怒吼的時候了，這會我們民族也到了最後關頭，起來吧黃帝的子孫們，踏着我們祖先光榮的血跡，開闢一條光明幸福生存的大路。我這樣想着，同車的人都已呼呼入睡，我感到自己太渺小，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這時車子已到了岳陽。

車到了岳陽站頓使我很興奮，因為知道已在洞庭湖邊上，但在月明之下，遠望湖中一片水光而已，所謂幅圓實長二百里廣百里，有八百里素稱的洞庭湖，那些衡遠山，吞長江，朝輝夕映，氣象萬千，及尤負盛名狀如螺髻的湖口君山都在睡夢中，不能見它的真面目，非常抱憾！無情的車輛續向前駛，我也倦然休息，所有長沙岳麓山，衡山，同衡陽的凹雁峯許多地方都在車行如夢中過去。

萬山重疊，千壑縈迴，車輛在過了一山又一山，過了一水又一水，穿許多隧道，渡許多鐵橋中到了坪石站，這個站是在廣東與湖南交界的地方，羣峰起伏，五嶺山脉橫亘在兩省中間成了分界，站旁有一峯拔地而起，據土人稱為金鷄嶺，當年洪秀全曾在此練兵，是否可靠，當考諸廣東歷史與掌故了。這個峯奇峭異常，好像浙東名山雁蕩之天柱峯，四顧諸山皆低伏，獨這個峯聳立，有領袖羣峯的氣概，旁邊

還有許多小峯傍于這個峯的旁邊，若赤子的依其慈母，粵漢鐵路沒有通之前，此地真是深山窮谷，站旁有小吃店攤多所，都爲設了站乘客需要而開設，廣東毫幸與法幣通用，惟地方不十分安靜，時有荷萑爲患，所以車輛從不在此過夜的，到了站接前站電話廣留段英德站被炸，並有鐵橋損壞，須待二三天纔能修復，我們聽了真是大爲掃興，因爲行旅者的心頭，希望能早些達到目的地，不過事實如此，也沒有辦法，到了四點多鐘，車子依舊到前站樂昌去過夜，從坪石至樂昌二百多里路爲粵漢路全線工程最偉大，風景最奇險的地方，鐵路的旁邊兩面都是高山峻嶺，側旁爲大溪，路基皆沿溪緣鑿山麓而成，蜿蜒曲折，使人目不暇接，車行約二小時始抵樂昌，因爲車輛須待被炸毀鐵橋修理關係，不能就開，于是我們下車至樂昌鎮上去。

在樂昌進晚餐，自武昌出發以來，初次這樣舒服的吃東西，在車上除了蛋炒飯同自己買些雞子之類沒有其地辦法的。樂昌的東西很便宜，魚生鍋祇二毫，其味不減于上海的法幣一元，街上市房與馬路亦尙好，惟語言不甚相通，感到減少趣味，有旅館數家頗清靜，月下徘徊于樂昌街上，遠望燒山，亦成奇景，晚上依舊宿在車上，這時花車上的人已經減少，我們之外，祇有年輕的情侶一雙而已。

明天，早上六時車子開回坪石，因坪石敵機轟炸不易，樂昌尚不安全，這樣車

子成了我們流動的公寓，在車上看些閒書，大家談談天，消遣無聊的時光，到了坪石就下去在站附近遊覽，到了下午四時又開往樂昌，以爲今天終可以到廣州了，不料尚須一天方能通車，于是大家集議，想改道公路赴韶關，或乘輪船到廣州，去探問的結果，公路每天祇有一次車，由韶關開來即返，輪船須四五天才可以到，較火車更不便利，我主張在車等待，改道之議取消，照例到樂昌街上吃東西，那一雙年輕情侶，熱情關不住了，于是去開房間解決某種問題，一天就這樣的過去，心裏十分焦急也沒有用。在晚上八時接警報，我裹了氈子睡在車上並不下去，敵機的出動，因爲有月亮的關係，但並沒有到樂昌來，車輛離站片刻即回站。

在樂昌開始第三日，依舊回坪石，那些好風景已使人引不起興趣了，那時的心但希望即日能够回到廣州，到了坪石，武漢方面又有一列車來，于是二列車併成了一列，午刻又接警報，車輛開進隧道，是保護機車，我們的一節露在洞外，于是不得不下來，自樂昌至坪石敵機須十二分鐘可到，車輛避入隧道祇須七分鐘，我們下車待敵機來，過了半小時沒有來，西風吹面，頗爲寒冷，真咒咀敵人的搗亂暴行，下午再赴樂昌站知道可以通車，真非常的高興，晚膳也不下車吃了，就在站上買了些東西充饑，那昨晚下車的情侶也上車了，稱道樂昌旅館的好，當然因爲滿足了双

方的享樂。

自樂昌至廣州儘一個晚上開駛，沿路各站任何一站都有被炸的痕跡，有一個站房屋已炸去一半，站長在破牆旁辦公，電燈都沒有，在韶關站比較熱鬧，當然大站與小站不同，韶關即曲江，爲曩年北伐誓師的地方，爲革命策源地，據北江上源漬武二水會流之點，也是入湘贛的咽喉，爲廣東省北部的門戶，唐宰相張九齡生長于此，在韶關上下的乘客很多，到了翌日天明的六時，我們在喜躍中到了終點黃沙車站，就坐人力車到濠江船埠，不料星期日沒有船，於是投宿新華飯店小憩征塵。

明天，廣州正是十萬人大游行保衛廣州運動，氣象雄壯熱鬧，百粵的同胞在抗戰中怒吼起來了，我在新華三樓休息被喊口號驚醒，看看很使人興奮，不過所謂十萬人不過一萬餘人，在路旁看熱鬧的人各街路恐怕倒有十萬人以上吧！參加運動的人是民衆，看的人也是民衆，參加運動的人到底還沒有看熱鬧的那麼多，使人不無一點感想。

七 廣州與香港

廣州與上海、北平、漢口同爲我國四大市，現在上海北平在鐵騎蹂躪下淪陷了，所剩的祇有廣州漢口也在緊張狀態中，廣州警報頻傳，還沒有到市區來炸過，倭已使居民惴惴不安了，廣州地處粵江三角洲的頂點，是嶺南水運的軸心，南海航路空樞紐，北有白雲山，西有增步與對河南島，西南爲貝底水石圍塘，南以河南黃埔，東以黃埔對河的東圖及沿車陂涌北至水土岡爲界，衆水匯在前，羣峰擁于後，壁壘雄壯，彷彿南京，別稱番禺及五羊城——傳楚威王時有五仙人騎色羊銜穀而至，前代爲歷朝南部都會，像秦時南海郡，秦末南越趙佗，五代南漢劉隱，皆都在此，民國七年設市政公所，九年建市，十七年升特別市，十九年仍改普通市，對外通商的歷史很長久，可得而考者：漢代羅馬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玳瑁，犀角就在廣州，唐朝與大食（即亞刺伯）通商很繁盛，特置市舶提舉司，監督收稅，回教亦由此流入。元明之間，南洋，印度，波斯，阿刺伯等來者益衆，到嘉靖末年，葡萄牙人首來租地通商，至清朝在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五口通商正式闢爲商埠，在西關南部爲沙面租界，有各國總領事署在內。人口有一百萬以上，名勝有辛亥年

三月二十九日死難廣州的七十二烈士叢葬的黃花崗，在民國史上光榮的永久紀念。

我在廣州短短的只有一天，承郵務工會郭趙兩同志指導一切，便利許多，因時間關係，所以旁的地方都沒有去，同時有許多名勝的地方因戰時有防禦工程的關係也不能隨便去，于是到所謂長堤上巡視了一番，看見許多花花綠綠的船，濃脂厚粉像上海立馬路拉客野雞一樣的船娘，長堤過去的風流繁華呢？文士筆底下的宣傳，給事實打得粉碎，肉的市場，生活的壓迫，含了血淚的歌唱，那有什麼談情說愛的幽閒，風花雪月的逸趣？眼前赤裸裸的是一個生活皮鞭下的脂粉地獄。

海珠橋也去瞻仰過，珠江中的船舶桅檣林立，好像上海十六鋪黃浦江上相似，在長堤馬路上連雲的大廈也有幾座，愛羣旅館最高，不料高樓大廈現在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其他作用，就是做防空避難室，所以租愛羣的人特別多，有許多人聽到了警報也預備到愛羣去躲避，以後高樓的大飯店廣告中也可列入：「本店樓高幾層，建築鞏固，防空安全，保障旅客的字樣哩。在廣州也嘗試了一下吃茶風味，小酒館領畧女招待，吃在廣州，聞名不如一見，當然我們窮措大沒有資格享用三蛇會龍虎門的大漢全席，但在上海我吃廣東菜也有十年的歷史。現在到了廣州因為希望過奢，時間太短認為也不過如此。希望有機會再細細地認識一番。

在抗戰中廣州是華南門戶，敵人進攻華南的消息時起時落，最近實行環攻的試探了一下，結果給我們英勇的將士擊退，粉碎了暴敵的陰謀。敵機轟粵漢廣九路及沿海各縣市已經成為按日經常的功課，敵艦不斷擾害沿海漁民，廣州也是危機四伏的所在，希望廣東的守土有責者努力捍衛不使敵踪登陸纔好！

我們在二十一日的早上到佛山輪埠，晨光中已擁滿了行李乘客，我們拚命的擠（在各地落船上車將擠的本領受相當煅煉了）了進去，到八時開船，經過了虎門要塞看見了它的雄姿，知道敵艦不容易輕便攻進去，在海上沒有遇到敵機，只有幾隻海鷗在船尾護送我們到香港。

下午二時三刻我們到了香港，看見一個南國繁華的小島，過去是不毛之地的荒島，除了漁船飄蕩外，不給我國人所注意的，但自道光二十二年（西歷一八四二年）被英國佔領，設香港總督為政治中心，直隸于英國的內閣殖民部，經過了資本主義九十六年的化裝經營，香港便成為優良的海港了，在經濟上，成為商品輸出原料輸入的轉運港口；在政治上因為它是海道唯一途徑，成為控制華南的重心點，在軍事上也是優良的海軍根據地，由于香港九龍的天然港灣，造成它成為海軍寄碇的所在。自太平洋風雲緊張，暴敵南侵聲中，新加坡軍港最近已經落成，香港是新加坡的

前衛，他是不列顛的「小直布魯陀。」現在正在秘密的做防禦工事，大部已經完成，可以應付未來的劇變，同時世界各國的目光，也正集中在華南孤島的香港，在香港的對面是九龍半島，是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零年）先被佔尖端，至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年）推廣租地四百里，它與香港已成爲不能分解的個體，香港食水的供給，現在大部份是來是新界，鐵路的終點在九龍，飛行場在九龍之啟德，其體積與商務上的重要，注定了會超過香港的。

我們將登岸的時光，適有意國艦進港，向英旗艦鳴砲致敬，好像歡迎我們，其實到香港的第一聲就是使我們聽外國兵艦的砲聲如何的可以震動着流寓僑民的心頭啊！上岸到六國飯店去，會見許多上海來港的朋友們，好像在劫夢中相逢一般，當晚就在大同酒家小飲，領畧女炸彈（諧招待）的風光，幾塊的活招牌，也是出售色相的樣子問陳列品罷了。初到香港的外江老，言語不通的，在香港暫時留寓，同時眼看上海的居民，在孤島被壓迫的一批批來港，統計上海人來此者有二十多萬人，法幣變成了港幣，港幣變成發票，眼單，排洩物。而香港的買東西很欺人，其價格不定，給我的印象是很不佳，但一般醉生夢死的人却都認爲安樂窩，我認爲是不能久留之地，假使一個有志氣的青年，決不可以留香港。

到了香港，對於當地風景也得領畧一番，最先坐公共汽車電車巡視，認識了德輔皇后二條大道，再上山去游覽，後來到香港嘴去吃魚看漁船，淺水灣去閒步，香港的風景推淺水灣最好，可以看海，可以游泳，可以吃茶點，最適宜于情侶們的談情說愛，春夏秋冬四季都好，總之：香港是一個浪費鎔金的地方，沒有錢的不必到香港，也不能在香港久留，香港有好幾個家產在千萬以上的中國富翁，但救國公債是鎔額很低落的，可見在香港的許多中國人，有的已經忘記了祖國。

九龍有許多地方可以去，像青山道，新界，沙田諸地。我到過的有宋王臺九龍城幾個地方，尤其宋王臺在這個時光去登臨有無限的感慨，南宋君王自端宗被逼由福州南下，曾避難于此，于大石下小憩，其亂離倉皇，可以想見，當時也被異族的侵略，元朝的追騎紛紛南下卒至亡國，末路窮途的帝王，由忠臣陸秀夫抱了沉于崖山海中溺死。就是現在的海南島，現在我們又到了被異族侵略的存亡關頭了，希望在香港的僑民，不要忘記了自己中國人！

距香港三小時航程的澳門，我在香港之便也去觀光了一番，那更腐化了，二條兵艦，幾百個葡萄牙人統治下的澳門，吃賭嫖三大表演的市場之外，其他什麼也沒有，生活程度較香港低，所以也有許多人去避難。

香港一般文化水準比較低，報紙却出版得不少，現在出版的有工商、珠江、華僑、大眾、循環、東方、天光、天演、華字、南中、南強、香港早報多種，自三月一日起上海申報也要在香港出版了。星報已籌備中，大公報立報不久也要刊香港版，不料這海島上會有這許多報紙，也是畸形的發達，小報黑幕小說也很流行，有許多報紙的副刊，還像上海民國三四年的內容相似，未免太使人驚異的事，上海的大公通訊社也搬到香港來了。

在香港過的是廢曆年，爆竹聲音太喧擾，在烽火中過來的人，願聽殺敵的機槍聲，不願聽徒亂人意的爆竹聲，在灣仔一帶市集很熱鬧，像上海靜安寺四月初八的浴佛節，華人的市集，外人也時來巡禮，採辦些假古董同人家祖先神像去做裝飾品。在香港房屋在不斷地加租，物價也在高漲，跳舞場市面活躍，大批上海舞女來到，大酒店數家去年下半年，賺錢十五萬以上，皆稱頌上海人不置云。

×

×

×

×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我離了香港重赴已經光明樂觀，對抗戰有勝利把握，具無限希望的漢口。

大 公 社 叢 書

烽 火 下 的 萍 踪

《每册實價二角》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出 版

經 售 處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著 作 者
-------------	-------------	-------------	-------------

各 地 郵 務 工 會	各 大 書 局	大 公 社 出 版 部	廣 州 市 一 德 路 二 七 四 號 四 樓	朱 學 範	郭 蘭 馨
----------------------------	------------------	----------------------------	--	-------------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6

074244

14244

5

15

\$0.20